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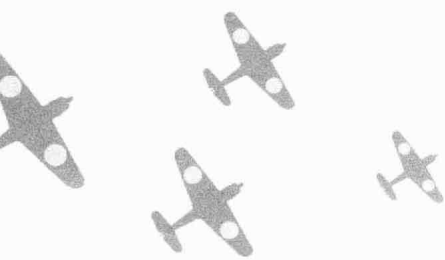
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如果没有夜晚的事件，整个世界似乎很平静，白天没有什么值得一书的新闻。如果说还有两件事勉强称得上引人注目的话，一件就是《新天津报》因误用无线电社所发的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江西被谋杀的消息，引发天津市政当局查禁，勒令停刊。另一件则是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军政要员的陪同下，登上“永绥号”战舰，亲赴江西，督师剿共。

“民国第一外交家”的法理抗日

顾维钧 在“九一八”

宗民一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顾维钧 在“九一八”

宗 民=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顾维钧在九·一八/宗民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8767-9

I. ①顾… II. ①宗… III. ①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7969 号

责任编辑 付艳霞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李 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81 千字
开 本 665×980 毫米 1/16
印 张 21.75 插页 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767-9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序	章	山雨欲来	1
第 一 章		巧阻内乱	7
第 二 章		不幸言中	20
第 三 章		国耻	43
第 四 章		初到南京	63
第 五 章		志同道合?	93
第 六 章		外交部长	110
第 七 章		奉命“卖国”	143
第 八 章		内忧外患	172
第 九 章		李顿调查团	194
第 十 章		在东北	225
第 十 一 章		持节受辱	246
第 十 二 章		再启征程	262
第 十 三 章		出使法国	283
第 十 四 章		决战日内瓦	307
尾 声		华丽的惨败	336
		纵使你才华横溢	342

序章 山雨欲来

公元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

一架专机在烈日笼罩下的明故宫机场徐徐降落。飞机上走下一个中等身材、穿着笔挺灰色中山装的人。他怀里挟着一个黑色公文包，目光犀利地环视了一下机场四周，然后急匆匆地走下旋梯，钻进一辆黑色“道奇”汽车，直驱主席官邸听候传见。

他就是蒋介石的“智囊”、行营秘书处主任杨永泰。南京一封急电，派专机特地把他从江西南昌行营召回来。

一般来说，国民党的文武官员，每逢蒋介石单独召见总不免有些诚惶诚恐，更何况眼下国民党“围剿”红军失利，蒋介石的情绪和南京的天气一样，正处在三伏天中呢。

就在两个月前，在南昌行营的例行军事会议上，负责“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上将军长陈诚向蒋介石诉苦，要求解决军队粮草补给的问题，被蒋介石当着所有列席会议的文武大员的面训斥了半个小时。蒋介石拍着桌子说：“朱毛红军走到哪里都有饭吃，都能站住脚。这么一股‘流寇’，吃穿尚且不愁。你陈辞修率领几万大军，又驻在江西，天时地利哪一样少了你的？连饭也弄不到吃！一切还要靠政府解决，无能！可耻！！……”

当时，杨永泰就坐在陈诚边上，见陈脸色惨白，立正站在会议桌边，吓得连头也不敢抬。此时此刻，他坐在汽车里，心里不觉想：“辞修是蒋主席的嫡系学生，又是黄埔出身，尚且被这般责骂，不知道这次我会如何……”

当然，杨永泰心里也非常清楚，责骂陈诚是事出有因。十八军

“围剿”苏区将近半年，没有丝毫战果，怎能不让蒋介石愤怒？况且陈辞修是军人，自己是文人，是蒋介石的智囊。文人以谋略的成功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去年刚刚为蒋介石完美地筹划了中原大战的胜利，想来在这位最高统治者的面前，还保留着一些认可和赞赏的。

由于蒋介石赢得了一九三〇年的中原大战，形式上统一了中国，现在他的威望和欲望都是空前的高涨。在他看来，距离实际控制中国全境，实现他的人生理想只有一步之遥了。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个棘手的问题，一个是江西的红色政权，另外一个就是如何能够彻底地整合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纷争。

但是，日本人却在他那理想之火上浇了一盆冷水。东北军军官逮捕并秘密处决了关东军大尉中村震太郎，迅速地激化了中日矛盾，让整个东北的局势在这一年的夏天变得空前紧张。政治家敏锐的嗅觉让蒋介石意识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他随即召回了在江西前线的杨永泰。

主席官邸门前，充满着一股肃杀之气，让这位智囊竟在三伏天中体味到了一股寒气。汽车停稳后，蒋介石的侍卫俞济时拉开了车门：“杨主任，校长正等着您呢。”

“老弟，主席心情怎么样？”

“最近校长的心情不太好。陈司令的‘剿匪’失利让他很恼火。您还是小心为好。”俞济时和杨永泰是老朋友。

“好，好！”杨永泰脸上露出感激的神色，跟着俞济时走进了官邸。

蒋介石身穿黑色长衫，坐在墨绿色的沙发上，双手放在膝盖上，闭目养神。杨永泰赶紧轻声低唤了一声：“主席……”

蒋介石这才睁开眼睛，看见杨永泰，连连点头。然后站起身挥挥手，请秘书处主任到里面套间的小客厅就座。

让杨永泰感到意外的是，蒋介石的脸上没有刻板严肃的表情，而是略带着微笑看着他。这样一来，反让他更加惶恐。但是这种

惶恐随即被蒋介石充满音乐性的浙江官话抵消了。

历来,蒋介石都会根据谈话对象的不同,使用不同的语言。通常,对于他的绝对亲信和嫡系同乡,他会讲奉化方言,以示信任和格外亲热;对于江浙一带的将领和官员,他会讲吴语方言;而对他赏识的人,他讲浙江官话,以示特殊的好感;对于不同派系和公事公办的人,纵然职位再高,权势再大,他也会拿腔拿调地说国语官腔。

今天蒋介石召见他,亲热地讲起浙江官话,虽然让他这个广东人听起来有些费劲,但是却真有些受宠若惊了。

“畅卿,东北的局势这几天你在南昌有关注吗?”蒋介石没有同以往那样例行的嘘寒问暖,而是直入主题。

“是,我注意了一下,目前日本关东军似乎正在借口‘中村事件’和东北军搞摩擦。”杨永泰小心地回答。

蒋介石点了点头:“眼下的要务是两个:一个是江西的‘剿匪’;另一个是整合国民政府内部的统一。任何事情都不能干扰这两件事。要以‘剿匪’为政府工作的核心,组织整合党内力量,训练民众,加强民众的国家意识。任何问题都要为这两件事让步,这才是党国的根本利益所在。”

杨智囊总算揣摩到了蒋介石召见自己的目的。日本人在东北搞摩擦,让蒋介石非常紧张。如果这时候有外部力量干扰,他的“革命事业”有功败垂成的危险。而在杨永泰看来,这才是一个更大的机会的开始。但是他并不急于说出自己的想法,仍然静静地听着蒋主席训示。

“江西‘剿匪’还要继续,党内的分歧也得尽快解决。只有中国内部稳定了,我们才有力量去抵抗日本!时间不等人!‘财政对付冯焕章(冯玉祥)、政治对付阎伯川(阎锡山)、军事对付李德邻(李宗仁)’,畅卿,你去年这前三步棋走得很好。”蒋介石挥动着手臂,“整合了他们这些派系,政府才有余力在统一的领导下进行训政,现在就剩下张汉卿……这次我找你来,就是要谈谈这个

问题。”

得到蒋主席的夸奖,杨永泰心里自然非常得意,但是脸上却不敢表露出来。他谦卑地说:“主席,其实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削藩’的机会!”

“嗯?”蒋介石下巴微微抬起,饶有兴趣地问,“说说看!”

杨永泰这才把自己筹划已久的策略讲给领袖听:“经过去年的中原大战,张学良提兵入关,坐镇北方,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占了个大便宜,其实,这正好给了我们一次‘削藩’的机会。我们如果把握住,奉系对抗中央的问题就没有了。”

蒋介石没有说话,点了点头。

杨永泰似乎已经深思熟虑了,接着说:“现在根据南昌行营情报处掌握的情况,日本人最近在东三省和东北军摩擦得很厉害。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来收服张学良。日本人对‘中村事件’揪住不放,张学良又拒绝谈判。我预计,关东军将以此为借口,进逼沈阳。这样一来,日本和东北军的冲突不可避免,摩擦是迟早的事儿。”

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觉得事情有点儿严重:“日本和中国摩擦……这可不是小事,涉及到民族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

“是,主席训示的是。可是,一旦有摩擦,张学良肯定是首当其冲。如果真的摩擦起来,我们稍用手段,就能把他控制起来。”杨永泰小心地解释道。

“说下去!”

“如果出现摩擦,有上中下三策。上策,以‘攘外必先安内’之国策为原则,让他不要扩大事端。让他以东北保安边防司令部的名义,自己去和日本人谈判。到时候日本人一定是拥兵相逼,所以,他必然失败。失败后,整个责任要张学良一个人来承担。那时候中央再把这件事接过来,这么一来……张学良就没有任何翻身的余地了。”

“中策呢?”蒋介石问。

“中策,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密电,令他无论出什么问题都不要抵抗,直接由中央负责和日本人谈判。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依靠中央来解决东北争端,我们一样可以加强对他的控制。”

蒋介石闭上眼睛,思考了一阵:“你的意思……下策就是放手让他去打,但是中央不出钱,不出兵,借日本人的手消耗他。碰了钉子,他自会求到中央头上来。”

杨永泰佩服地说道:“主席高见!”

蒋介石又闭上眼睛,微微皱着眉头:“畅卿,这件事非同小可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至高无上。主权问题兹事体大,不能拿来当儿戏。你们得到的情报价值有多大?”

杨永泰迟疑了一下,立即坚定地说:“情报处会同陆军参谋部研究的结果是在未来三个月内,关东军和东北军肯定要有摩擦。但是摩擦到什么地步,目前还不好判断。”

蒋介石仍然有些犹豫,说:“事态搞得过大以后不好收拾,国内舆论也过不去……”稍微停顿一下,他又接着说:“……如果变成了国与国的战争,那就不是张汉卿一个人的事了。”

杨永泰略加思索:“应该不会。虽然东北军主力都在关内,但是目前在绝对数量上,还是要多出关东军很多。日本人如果要拉开了架势大打,还必须要从朝鲜、日本海运兵力,从目前时局看,还不至于此……”

蒋介石听了点点头,“你的这个下策……”说着他摇了摇头,“不好,一旦扩大战事,挑起事端,不仅影响‘剿共’大局,而且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民国的国防力量,不好。”

杨永泰知道这会儿轮到蒋介石拿主意了,于是只谦虚地挺直上身坐着倾听。

“上策,虽然好,但是张汉卿不会这么办。他父亲张作霖死在日本人之手,我想他是不会去和日本人直接对话的。我看嘛,如果真的中日之间有争端,可以把这前两个办法结合起来用!”说着蒋介石站起身来,杨永泰也赶紧跟着站了起来。

“但是要记住，一定不要把事态搞复杂！不要到头来影响了‘剿共’和统一的大局！这才是我们最根本的国家利益！”

“是……是……”杨永泰小心地回答。

蒋介石又在屋子里踱了几步，忽然停住脚步又转向杨永泰，说道：“你告诉行营情报处，继续盯紧东北事端的发展。一旦时事有变，就立刻拿出方案来给我看！这段时间你就不要去南昌了，留在我这里吧。”

杨永泰一挺上身，说道：“是！”

事情正如蒋介石预料的那样，中国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开始变得越来越激烈，而日本人的铁蹄，此时此刻在东北也蠢蠢欲动……

第一章 巧阻内乱

—

北戴河滨海别墅从外表看来就像是一座花园。这里一连有九幢房子,距离海岸大概有一公里。每幢房子都有一块面积很大的花园,非常漂亮。每座房子前面的花园都是草木丛生,把这几所独栋别墅分隔开来。小花园的中间有一条用青石板铺成的小径,周围是高约一米的矮墙,让别墅之间还似乎有着若隐若现,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来往休闲居住的都是豪门显贵,所以布局和装修自然都非常奢华。

一辆漂亮的小汽车从七号别墅缓缓地开了出来。车里坐着的正是外交家顾维钧和他的秘书周雨桐。

轰轰烈烈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革命却涤荡了北洋军阀的势力,让他们逐渐地退出了中国政治的舞台。外交家顾维钧也在这次革命中逐渐地退出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大革命之前,他达到了个人政治生命的制高点——北洋政府的署理国务总理,但是这个荣耀和辉煌如同流星一般,一划而过。在蒋介石的北伐军和张作霖的军队南北夹击之下,顾氏的看守政府只存在了一年。现在的顾维钧在张学良的东北保安司令部外交委员会任顾问,虽然这不算任何政府公职,但是,毫不夸张地讲,他比任何一个国民政府外交官员的工作量都大得多。每天他要面对大量的信息,进行甄别和筛选,对目前的中外时局做自己的推测和判断。秘书周雨桐,则是这些海量信息的初始筛选者。

今天是他们难得的度假时光，顾维钧心情很好，要到海边去钓鱼。但即便这样，周雨桐也不敢放松，昨晚他熬到深夜整理了近期最重要的新闻，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老师就会问到他，如果那时候答不上来，那麻烦就大了。

汽车很快就开到了海边，清晨的阳光如同温柔少妇的双手，爱抚着每个人的肌肤，舒服而温暖，金色的朝阳洒在远处的海滩上，让人沉迷。

顾维钧和周雨桐选了一块礁石。这礁石被造化的神力打磨得像一张极其宽大的平台。侍从给他们遮上巨大的阳伞，摆好了舒适的躺椅。老师和学生两个人把各自的海竿唰地一下甩进海里。

周雨桐两眼紧盯着海面，盼着鱼儿能早点儿咬钩。而顾维钧则懒洋洋地回到躺椅上，舒服地靠下来，半闭着眼睛，享受着不一样的安静和恬然。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两个人都一无所获。周雨桐显得有些着急了，额头上冒出了一排细细的汗珠。顾维钧看他的样子，觉得好笑，问道：“雨桐啊，你可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钓鱼？”

突然听到老师问话，当秘书的职业本能让周雨桐在还没有听清问题的时候，就猛地回过头来。然后才意识到，好像无法回答老师的问题，只好呆呆地望着。

顾维钧看着周雨桐，笑道：“钓鱼的乐趣并不在钓鱼本身……”他伸了伸懒腰站起来，“我之所以喜欢钓鱼，是因为我更享受坐在这里无所事事的感觉本身。”

“那能不能钓上鱼来，你根本不在意吗？”

顾维钧摇摇头，笑得更开心了：“雨桐，如果你想钓鱼，只把眼睛紧紧地盯住鱼钩的话，你本身就已经输了。因为鱼儿是生活在自然里的，是和整个环境相互关联的。温度啊，风向啊，海鸟啊，都和鱼儿密不可分。你只盯住一点的同时就丢失了许多！”说着，顾维钧眼见海竿的鱼线一紧，双手用力收竿，唰地一下提上一条二寸多长的小鱼来。

周雨桐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他知道老师又在借“钓鱼”来在专业上指导自己了。外交也是一样,如果紧紧盯住一点不及其余,就很容易误判。

顾维钧知道学生猜透了自己的用意,继续说道:“一个外交官必须要具备冷静的观察能力和对政治时事的敏锐嗅觉。他不一定是亲身经历整个政治事件的发展过程,但是要能从细小的消息或者是所掌握的资料中推测出整个事件的发展方向和它所能带来的形势变化。推断和分析的能力是我们外交官必须要具备的基本素养。只要能见到事件的一环,”他伸出右手来,在半空中比画出一个半圆,“整个链条的情况你就要尝试着将它推想出来,来帮助你进行决策和随机应变。因为,你要知道,在整个决策行为过程中机会总是稍纵即逝的。但是,坦率地说,这种推断和分析是一门学问,必须要长期和耐心的钻研才有可能掌握。”

周雨桐听得心悦诚服。顾维钧笑笑,说:“好了,让我们来聊点儿正事儿吧,昨天有什么重要新闻?”

周雨桐的注意力立刻集中起来:“根据我收集的材料,十九国委员会在昨天加紧向日本施压,敦促日本政府尽快落实海军裁军计划。”

顾维钧点点头示意周雨桐继续。

“长江水患继续严重恶化。据可靠消息,下游超过两百万人受灾。张学良少帅在北京召开东北军少将以上军事会议,研究中日关系问题。德国经济危机继续恶化,美国总统胡佛提出停付德国战争赔款计划……”

顾维钧听着这些庞杂的,看似毫无关联的信息,脑子在飞快地转动。当他听到周雨桐说“本月十号,阎锡山、汪精卫、李宗仁等将领秘密抵达北平”的时候,眼睛突然睁开了,然后看着周雨桐的背后,说道:“你的鱼咬钩了!”

周雨桐被吓了一跳,本能地转向身后,发现海竿的鱼线正在被咬钩的鱼扯向远方。他一步跑过去,用力一拉,由于受力过大,鱼

线啪的一声断掉了，鱼儿随即逃向了大海。周雨桐知道自己又急躁了，不好意思地笑了。当他回过头来，却发现顾维钧正用一种严肃得可怕的表情盯着他：“汪精卫到北平的消息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前天。”周雨桐被吓到了，迟疑地说。

“那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顾维钧显得非常不悦。

“我想这不是什么重要信息……况且只有两天……”

顾维钧摇了摇头，开始收拾鱼竿，一边收拾一边说：“我们马上回去，去青岛！”

周雨桐被彻底搞糊涂了，壮着胆子问了一句：“先生，出什么事了？”

顾维钧并没有回答。他已经看见远处出现了两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人，正急匆匆地朝着海边走过来。他放下鱼竿，只是轻声而极不情愿地说了一句：“还是晚了。”

来的是张学良设在北戴河夏令总部的侍卫。其中一个对顾维钧说：“顾博士，我们接到少帅的命令，说有两个朋友到了北戴河，想见见您。”

“少帅没说他们是谁吗？”

“没说，现在这两个人正在您家里等候。”

顾维钧略显无奈地对周雨桐说：“好吧，我们回去吧。”

二

对于顾维钧来说，这两位并不陌生：一个是他过去在北京政府外交部供职时期的同事郭泰祺；另一个则是国民党内部“西山会议改组派”的领袖陈公博。

换好正装的顾维钧和周雨桐来到书房。周雨桐此时此刻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孩子，但他还不知道错在何处。

“少川，你好兴致啊！躲在这里成了避暑神仙！”郭泰祺说话

向来不拘束。

顾维钧笑笑，也略带玩笑地说：“你们一定不是来和我一起度假的。”

郭泰祺笑了起来。陈公博则显得有些拘谨，严肃地说：“顾博士，我们这次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和您商谈。”

顾维钧其实早已明白了对方的来意，但却还是装出一副很关切的样子问：“那么，就请您谈一谈吧。”

陈公博看了郭泰祺一眼，然后对顾维钧说：“顾博士，我想您虽然暂时没有在政府中工作，可是却还没有远离政治。”

顾维钧很厌烦陈公博绕来绕去的说话风格，但还是保持着非常克制和礼貌的态度：“哦，我只对我感兴趣的问题稍加留心。”

“好，那您对当前的中国政局有什么看法？”陈公博没有讲明来意，却首先发问了。

顾维钧耸了耸肩膀，显然对他这种毫无逻辑关系的提问有些不以为然，说：“我倒宁愿听听您的见解。”他知道，对方讲这话的本意并不是真想听他的看法，而只是想借题阐述自己的立场罢了。

陈公博一听顾维钧这样讲，好像找到了谈话的突破口：“顾博士，现在中国政局非常不稳。蒋介石这几年一直穷兵黩武，发动内战，已经严重地偏离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和意志了。”

“所以呢？”

顾维钧这种无所谓的态度让陈公博迟疑了一下，但接着说：“当然是要维护总理遗志了。现在汪精卫先生、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将军都已经抵达北平了，他们和张学良少帅也取得了某种共识。现在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做到‘驱蒋’。我们有一个计划，由阎锡山代替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汪先生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少帅……”

“那你们找到我做什么？”顾维钧略显不耐烦地打断陈公博。

郭泰祺看到了顾维钧的情绪变化，为了使陈公博不至于显得尴尬，他接过话头来说：“少川，如果你支持这个计划，我们希望你

出来做外交部长。”

周雨桐听到这里，猛然明白了老师为什么会责怪自己。事态确实严重。

此时，顾维钧已经被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扰得非常不愉快了，脱口而出：“算了吧，你们不会成功的。”

二人显然没想到顾维钧会如此断然拒绝。陈公博尴尬地清了清嗓子：“你为什么不听完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这种计划是不会成功的。”顾维钧决定结束这次没有意义的谈话，他站起身来说道，“二位，我中午还有个午宴约会。如果你们希望在舍下用餐，我已经吩咐了管家招待你们。如果你们还有其他事，那就自便吧。”说着他转身，朝着书房门口走。快走出书房的时候，又好像想起了什么，回过身来，对郭泰祺说：“葆东，晚上如果有时间，我会请你吃饭！”说罢戴上礼帽，右手向上提了一下银头文明杖，潇洒地走了出去。

周雨桐低声试探性地问道，“先生，我们现在去哪？”

顾维钧不说话，当通过别墅外面的一条连廊，马上要走出房子的时候，才严肃地对周雨桐说：“你马上到我们市区的寓所里准备一下，咱们很有可能要去北平了！”

周雨桐感到有些意外，问道：“不是去青岛么？”

“一切都变了，只是因为你的消息迟到！”说完，他发现自己似乎对学生过于严厉了，口气缓和一些又道，“算了，事情既然发生了，不要想那么多。有些事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讲，你顺便通知一下太太，准备一下。我估计最快今天晚上，最慢明天，我们就可能要去北平！”

顾维钧心里明白，“西山会议改组派”的政客一旦盯上自己，是不会放松的。对巅峰权力的渴望已经让这些人近乎疯狂了，因此也会用一切办法来逼迫自己就范。然而，在顾维钧看来，这些人想驱逐或者是取代蒋介石的计划是多么愚蠢。本来，如果他事先得知汪精卫、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一同抵达北平的消息，那么

他立刻就可以知道这些人凑在一起是什么意图,这样他就可以选择避开这些人。但是由于周雨桐工作的疏忽,让他现在十分被动。

顾维钧在心里有自己的打算:这些人一定会通过张少帅来施加压力给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少帅的私人外交顾问。对于张学良的要求我是没法拒绝的,那么既然不能逃避,就只好正面交锋了。中国现时面临的内外局势也已经根本不容这些人再这样胡闹下去了!

三

客观说,在汪精卫、阎锡山那里,“倒蒋计划”或许有自己的合理性,也或许是缘于他们对中国局势独特的判断,但是在顾维钧眼里这个计划是愚蠢而且危险的。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年夏天,我在北戴河时,对于日本关东军在满洲的情况已经感到非常不安。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报,但是报纸上发表的东西已经把满洲局势的发展充分告诉了我。”

职业外交家的敏感让他认识到,整个东北抑或是整个中国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此时此刻不容许中国内部再出现任何的动荡和混乱。那么出于对张少帅的担心,更出于对中国命运的担心,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个计划。

在北平的顺承王府,顾维钧见到了张学良。对于张学良的事情,顾维钧总是非常上心。他和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早在张作霖在世的时候,顾维钧和张少帅就是朋友,私交甚笃。后来,由于北京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顾维钧做了牺牲品,被国民政府通缉,被迫流亡海外。那段时间是顾维钧人生最灰暗的阶段,不但一腔报国热情无以排遣,甚至有家难回、有国难投。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全国复归一统。老友落难,张学良当然不能视而不见。很快,他就借助自己的力量,